

【潘鹤全集·贰】

潘鹤雕塑作品



潘鹤 著

朗聲圖書



中山大學出版社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潘鹤全集·贰】

潘鹤艺术精品



潘鹤 著

朗聲圖書



中山大學出版社（·廣州·）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潘鹤书画作品/潘鹤著.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4. 12

(潘鹤全集)

ISBN 978-7-306-05097-7

I. ①潘… II. ①潘… III. ①汉字—法书—作品集—中国—现代②绘画—作品综合集—中国—现代 IV. ①J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86992号



本书版权由潘鹤先生授权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专有使用

潘鹤书画作品

出版人: 徐 劲

总 策 划: 欧阳群

责任编辑: 何 娟

封面设计: 李小祖

版式设计: 张 帆 邱 园

出 版 社: 中山大学出版社

电 话: 编辑部020-84111996, 84111997, 84113349, 84110779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135号 邮政编码: 510275 传真: 020-84036565

网 址: <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cbs@mail.sysu.edu.cn

发 行: 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 (电话: 020-34297719)

印 刷 者: 深圳贤俊龙彩印有限公司

规 格: 787mm×1092mm 1/8 36印张 270千字

版次印次: 2014年12月第1版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50.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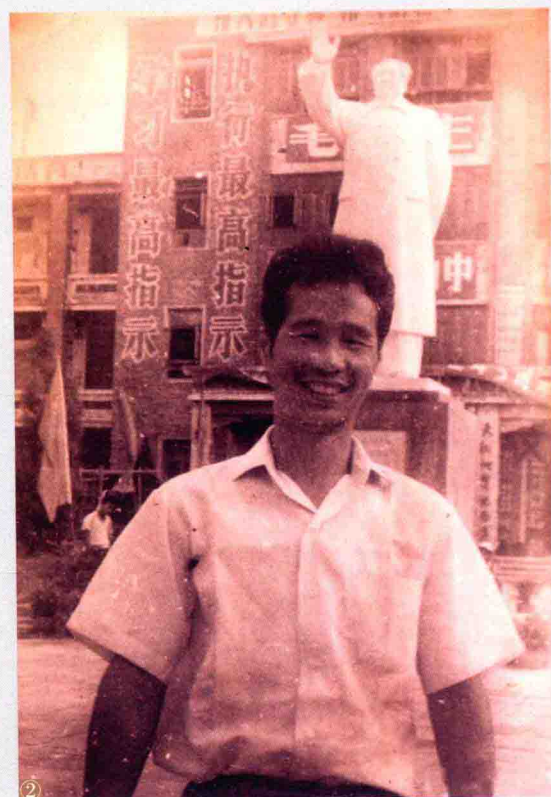
如发现本书因印装质量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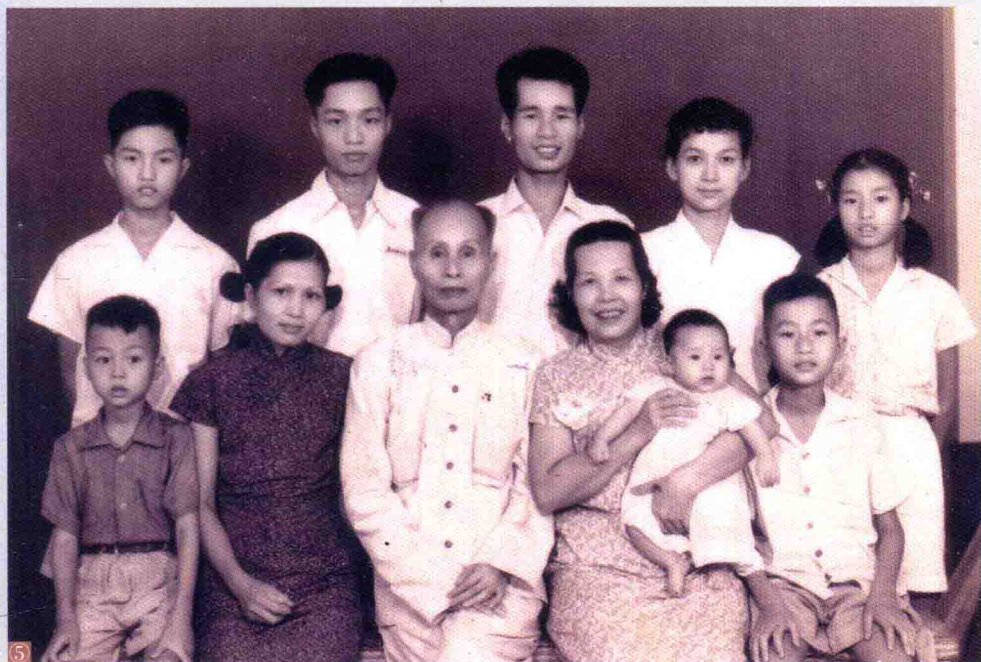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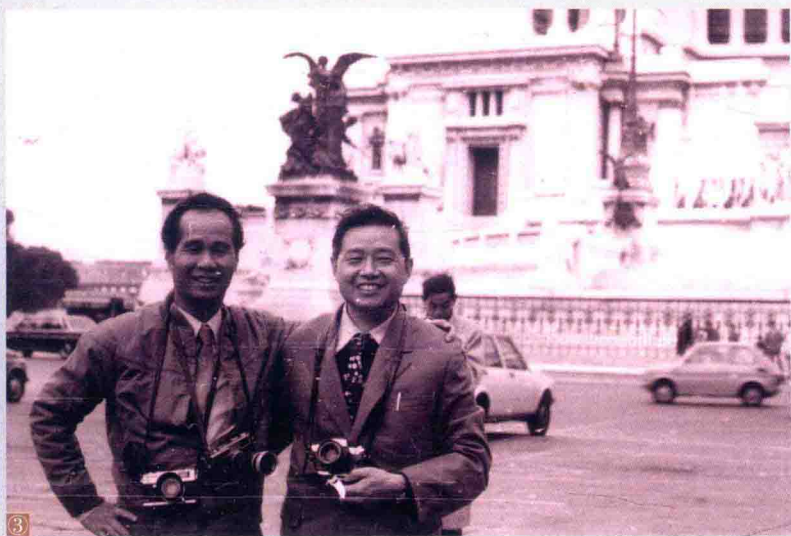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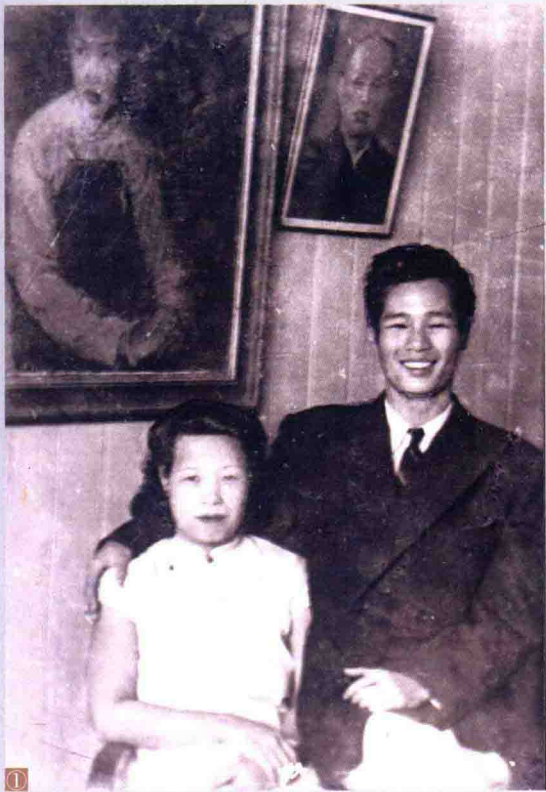
潘鹤 1925 年生于广东省广州市，1940 年开始从事艺术创作，现为广州美术学院终身教授，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及武汉大学、清华大学、汕头大学客座教授，曾任广东省美协副主席、全国美协常务理事。

1980 年被国务院人事部授予“国家级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全国总工会授予国家级“五一劳动奖章”及“全国优秀雕塑家”称号；2003 年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颁发的“造型艺术终身成就奖”及“广东省文艺领军人物”称号；2009 年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全国文联及中国美术家协会共同颁发的“首届中国美术奖终身成就奖”，中国国家画院授予文艺界首批“院士”；2010 年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建设部共同颁发的“新中国城市雕塑建设成就奖”，中国文联授予“国宝级艺术家”称号。

其艺术成就载入前苏联国家科学院、美术馆编撰出版的《世界美术史》及中国出版的《中国美术史》。1956 年创作的《艰苦岁月》于 20 世纪 50 年代收入全国小学课本，沿用至今。1997 年广东省政府为其建立“广东美术馆潘鹤雕塑园”；2008 年广州市政府为其在海珠区建立占地 40 亩的“潘鹤雕塑艺术园”；2012 年建立 3000 平方米的“潘鹤艺术馆”；2014 年底广州美术学院潘鹤艺术馆建成开放。



- ① 受毛主席接见
- ② 潘鹤在毛主席像前
- ③ 1949年潘鹤乘坐首班火车回到广州
- ④ 与国家领导人合影
- ⑤ 1974年广东阳江写生



- ① 潘鹤与母亲合影
- ② 1979年潘鹤与妻子张幼兰合影
- ③ 潘鹤在欧洲与朋友合影
- ④ 潘鹤与刘开渠在古罗马斗兽场合影
- ⑤ 潘鹤及其家人合影（后排左三为潘鹤）

其实艺术是能够动心的，有话要讲才诞生了艺术，
有感情要宣泄才诞生了艺术。

.....

风格是我人格的表达，不是金钱的表达，也不是拍
马屁的表达。

——潘鹤

潘鹤“捞过界”不展雕塑展水彩

其20世纪40~60年代写生在广州艺博院展出

语文课本中的插图《艰苦岁月》、海珠广场上的《广州解放》纪念碑……85岁高龄的潘鹤，创作过一件又一件让人过目难忘的雕塑作品。日前，在广州艺术博物院的“别有风情展”中，潘鹤又拿出了自己最得意的作品——但不是雕塑，而是一批画于20世纪40~60年代的水彩写生。

开年之初刚获得首届“中国美术奖·终身成就奖”的潘鹤，其雕塑创作已记入了中国现当代的历史进程。不过甚少人知道，他在水彩画领域也有不俗的成就。走进艺博院的“别有风情展”，你会发现，潘鹤先生的水彩画属于“迷你”型，犹如一幅幅风景照片。

这些画作大部分小于一张A4纸，但灵动的笔触却让画面产生游刃有余的创造力。著名水彩画家、中国美术家协会水彩画艺委会主任黄铁山先生看过这批小习作后，评价说：“有大气势、大意境和大场面。”

《珠江畔》、《北京集市》……潘鹤的水彩画多是随性之作，反映的是点点滴滴的生活细节。他常常把小张的画纸藏在香烟盒当中，并随身带有画笔，看到心动的景致，就取出笔纸迅速地绘制下来。天长日久，于是有了可观的积累。

(摘自《南方都市报》2010年3月9日GA18版，报道记者李晓瑛)



历史风雷中的心灵叙曲

——潘鹤的水彩画世界

作为我国成就卓著的雕塑艺术家，潘鹤先生的雕塑创作被视为记录了中国现当代历史的进程，他创作的不少政治性题材的雕塑作品更是深沉地体现了时代所赋予的内涵。然而，作为一个杰出的艺术家，他的才华却又是多方面的。应这次“感悟状态——潘鹤艺术月”作品展之邀，潘鹤先生拿出了他珍藏的200多幅水彩画，从中挑出100幅参展。在他这些鲜为人知的水彩画中，我们看到的是另外一个世界。虽然在水彩画创作中，照样经历了军阀混战、日军侵华、“文革”等历史时期，但艺术家卸下了雕塑这个“重工业”似的担子，更多地呈现个人心灵的一种体悟，以轻松的笔调展露生活中的点滴痕迹，成为他生活中的一部艺术日记。

100幅水彩画尺寸都比较小，大都是在上山下乡及外地旅行中完成的，多数没有写明标题和年代，现在才由作者根据画面内容和记忆标上的。从题材来看，大部分是风景画，单独的人物写生只有两幅（一幅以整体概括的笔致描绘夫人张幼兰娴静的面庞；另一幅则是临摹英国一位现代水彩画家的作品，描绘一位倦怠的工人用手托着脸部在打盹，作者大胆地将一眼睛省略了，造成强烈的虚实变化，同时又使人物的神态更加生动，估计是英国水彩画家的这种卓越的表现手法吸引了潘鹤先生，故此他临摹了这幅作品）。由这些作品创作时间来看，潘鹤先生的水彩画创作主要集中在新中国成立前、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上山下乡期间、1979年赴欧洲考察几个时期。

潘鹤水彩画创作的几个时期

潘鹤的水彩画创作比雕塑创作还要早，1938年他就读于香港德明中学，开始酷爱水彩写生。《潘鹤传》^①中还较为详细地记载了一幅水彩画的创作对于他内心的促动。表妹央求他画一幅作品参加学校的绘画比赛，他迅即调色铺纸，大笔描绘出蔚蓝的天空与大海，一艘小船驶向水天一色的远处的图景，结果大受赞扬，由此萌生长大当大艺术家的念头，甚至少年的情愫也因此展开。

1939年，他为避战火回沦陷区广东省佛山镇定居，据他自己介绍，他在佛山街上卖旧书的摊档接触到很多世界名著和艺术画册，从此爱上文艺，在动荡的局势中，以旧书的背面做画纸画了很多画，此次展出的作品中有几幅就是1943年在这种情况下画的。

1944年，潘鹤逃离沦陷区偷渡到澳门，热恋中的他在澳门郊外忘情地挥动水彩画笔，传记中形容他当时发表的水彩画“笼罩着迷一样的金色——那上面折射着由心灵而发出的爱的光芒”。在《澳门旧居》（《1945年我的家在澳门大炮台斜巷》）中我们可以看



表妹惠仪



到这种充满生气的绿和红褐色的楼墙，以及感受到扑面而来的热情。实际上不管当时的情感波折给他带来多大的创伤，在这一时期的水彩画创作中，潘鹤体现出热烈而明澈的气质，一些作品还表现出他在光色方面的特别关注，比如作品《主教山》以天空中旋转的火云映衬出山顶教堂的形态；《澳门大炮台》以诡谲的云层凸显炮台的威严静穆；《澳门路环》则弥散着海边云清气朗时的气氛。

1945—1949年，太平洋战争结束后，潘鹤来往于香港广州之间，结识了一批艺术家和香港官员，加入以时任港督葛亮洪为名誉会长的香港艺术协会，参加过两届美术展览并售出3幅水彩画给英国官员。我们看到的《日军轰炸后的教堂》正是这时的作品，画中以纵横交错的笔触与色块表现出轰炸后残垣断壁的凌乱街景，也是直接描绘日军造成的灾难场面的一幅。

在潘鹤艺术活动年表^②中，新中国成立后，除了1950年因为征粮、整顿农会和土地运动等政治活动频繁无暇创作外，1952—1959年和1961—1976年两段都较少创作，大部分时间花在教学和参加政治运动上，而只有利用率学生上山下乡的机会，在田间渔港画了不少的小幅水彩画。尤其是在1953—1959年这几年，他多次下乡写生，一次次为大自然的伟力所震撼，在阳江闸坡体验生活时，冒险观看12级台风登陆海陵岛，渔船躲进避风塘的壮阔场面；在海南岛华侨林场时，他又涉险深入崇山峻岭中的原始森林。^③连南山区的密林、闸坡渔港的渔船、阳江海陵岛的海边岩石、海南岛椰树林中的黎族妇女的翩翩身影、侨乡耸立的碉楼、新会葵乡、客家村落都成为他画面表达的内容。画面一如既往地概括洗练，清爽宜人，渗透着对大自然和朴实生活的真挚情感，丝毫见不到政治斗争的阴霾。

在两段时间之间的空隙(即1959—1960年)，潘鹤接受十大建筑的雕塑任务，在北京呆了一段时间。除了繁重的雕塑创作工作之外，他也留下了描绘北京生活的水彩画作品。《建筑中的人民大会堂》中以雾气的留白隔开近处低矮的民房、杂树、人群与远处支架林立的建筑场面，收到虚实相生的良好效果。除了这幅直接描绘北京火热的建设场面外，其他大都表现北京的日常景观和普通生活，如大树旁熙熙攘攘的集市，雾色朦胧中迎风而走的行人，风沙中的北京街头，公园里的亭台楼阁，不少画作中都或明或暗地显示着皇城的颜色，体现出京城的气派，同时又不减生活的质朴气息。

“文革”结束后，潘鹤获得一次难得的赴欧洲考察的机会，那是1979年北京成立毛主席纪念堂广场雕塑修改筹委会领导小组，他被任命为领导成员，组织考察团赴罗马、梵蒂冈、米兰、威尼斯、佛罗伦萨、那不勒斯、庞贝遗址及巴黎等地考察。我们可以从他的作品中饱览地中海的海景、那不勒斯的海上城堡、巴黎铁塔、威尼斯的广场与水上通道等异国风情。在《巴黎铁塔》中，坚实的石阶、耸立的柱子、广阔无垠的广场和散落的人群构成广阔的场景，而远处屹立的铁塔，其顶端已经深入到云气当中，愈加显示出高大挺拔。尤其给人以深刻印象的还是他笔下的威尼斯景致。圣马可广场那粗重的柱子已不只是带有深厚的历史记忆，它还焕发出了灵动的彩色辉光；威尼斯的水上通道，两边排列着十八九世纪的装有狭长拱窗的老房子，而连接两岸房子的拱桥上时现女郎的情影，甚至有的作品只刻画出拱桥上的桥栏杆，其他都隐退在雾气迷茫中，这一切无疑凝聚着作者在那一时刻的心境。让我想到英国画家霍奇金的抽象画《威尼斯的灰水》，以荡漾浮动的黑灰、蓝、绿几个色块勾连起人们对威尼斯水域的无限联想。

正是这次欧洲考察让潘鹤深深认识到雕塑的出路在户外，从而投入到大量的城雕建设中去。雕塑工作与社会活动的繁重使他之后几乎没有再画水彩画。画面上标明1981年创作的《老树新芽》，可能是他最晚的一幅水彩画作品，画面以他少见的细致用笔，刻画出树干的纹理，翠绿的新芽点缀在枝条上，预示着寂寥的冬天过去，朝气蓬勃的春天到来。仔细揣摩画面，似乎别有一番深意在。

1956年为筹备建军30周年美术展览，他去海南岛体验生活，采访了曾任海南岛游击队司令员的冯白驹，听到冯白驹说“暴风雨之后，老树又长出芽来了，蜘蛛又结网了。”非常激动，画了一幅以冯白驹为主体的素描稿送到北京审定但被否决，“当时流行的文艺路线一定要表现胜利，不能表现失败；一定要表现阶级性，不能表现人性；一定要表现大场面，不能表现小角落。”^④后来他采纳黄新波的建议，又根据冯白驹的另一段关于艰难困境中老战士给小战士唱南海民歌的追述，创作了《艰苦岁月》的雕塑作品而名震全国。其后冯白驹的落难与平反，作者所经历的政治舞台上的风云变幻，让人不能不对这幅在改革开放之初绘就的看似平常的风景画作寻思良久。

潘鹤水彩画的特色

艺评家谭天曾评价潘鹤的雕塑作品说：“如果把他的雕塑作品按主题排列可以说是一部中国近现代革命历史的缩影。当然在他自由创作的时候，他是主动地自觉地捕捉反映时代的最强音，表现推动时代变革和前进的主体人物；他在接受命题创作的时候，他则深入题材内容的主题思想，努力寻找其精神内核，尽量避免只表现题材的表面内容……”^⑤与他的雕塑作品更多的是记录历史与时代的强音相比，他的水彩画创作则着重于忠实自然，表露个人心迹。在画面中，我们看到的大多数是自然风光与普通生活的情形，沙滩峰石、乡村渔港、织网捕鱼、耕田插秧、行人市集……如果是一个以水彩为主业艺术家，在那样的年代如此创作是不太行得通的。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与政治生活密切配合的画种地位攀升，而中国画中的山水、花鸟这类传统科类因为技法形式上的局限，不能最为直观地反映工农兵与革命建设生活，屡遭质疑；水彩画在当时虽然还被视为一个小画种，却也在反映祖国建设新成就、歌颂建设中的新生活方面而费尽心思。美术学院常规的风景写生也时常会被视为脱离政治与现实生活的行为而备受指责。

作为雕塑家的潘鹤，遭受压力的方面主要来自于雕塑创作，即便他的作品如何合乎“在政治上的目的性”和“以反映工农生活为主流”的创作主题，他仍然不得不在1958年1月《在华南文联文艺整风千人大会上的检查》中说，自己是理论上承认政治第一文艺第二，但实际上只“专”不“红”。应该说，他在水彩写生的主题方面没有背负如雕塑创作那样的政治压力，这就是他在检查中说的，“自1953年后我的下乡就从表面的观察发展到更表面的写生了。一下去便找人谈、找人写。到最后竟为风景优美而去写生。”在这些极力否定自己的文字中，我们反而看出作为一个艺术家，在当时如何为了追寻自己的艺术情怀而坚持野外写生，而政治斗争的压力主要是迫使他只能偷偷在火柴盒上画画，不拿出来示人，从而也避免了不少外来的命题与形式上的干扰。

潘鹤在创作上汲取的营养是多方面的，于水彩上讲，主要体现在他走入生活与大自然，自由挥洒的艺术才情。与此同时，在画风上他多少还是接受了一些英国水彩画的影响。20世纪50、60年代李剑晨编著的《英国水彩画》、唐德鉴编著的《现代英国水彩画选》对中国读者了解英国名家名作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63年大批英国水彩画来华展出，引起各画种画家以及千千万万的艺术爱好者观摩学习，感悟英国水彩画300年发展史的艺术真谛，也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单方面向苏联学习的格局。潘鹤作品中对光色效果的追求与英国水彩画中不少作品在光色印象方面的卓越探索是不无联系的。整个20世纪50~80年代，在中西绘画的交融中所形成的中国水彩画的模式体现在：以写生为主要表现方法，以写实的方法再现客观对象，技法上主要吸取十八九世纪欧洲水彩画的养料，同时在地位上仍然被视为即兴式的小品创作，大都局限于风景、静物的描绘。^⑥潘鹤的水彩画创作当然也脱离不了时代背景所赋予的水彩画创作的角色。

另外，他的作品又渗透着传统的、民族的意蕴。虽然他是一个有些欧化的人，但从小就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陶冶，念中学时就从林琴南弟子贺芜庵在课余进修古文及诗词，后又曾跟随黄少强学习中国画和古诗。

不过这种渗透是潜移默化的，这使得他的水



夫人张幼兰

彩画尽管色泽斑斓，但丝毫也不会变得洋味十足。饶有意味的是，他还在不少水彩画上盖上鹤的肖形印，一如将之当作中国的水墨画。

未了，需要提及的是，潘鹤水彩画写生与雕塑创作之间的关系。他的水彩画绝不是简单的为了雕塑创作而寻找素材，他注重的是一种对生活的感悟和理解，保持着艺术家的一种良好的状态，这种状态对于雕塑的促进是极其微妙的。他曾经自己制作绘画水彩的简易工具，坚持画水彩速写，这种对艺术的热情，对生活与自然的热爱与渴求，无疑是持续高涨的创作激情的保障。在水彩画家黄铁山看来，对大自然与生活的真切感悟也促进了潘鹤在雕塑创作上的对博大气势与力量的把握；同时在作为雕塑家对面的理解也融化到水彩速写的处理中去了，成就了他对画面整体色调的把握和对对象的整体感悟的高度概括力，使得他的水彩画达到小而不小，小而有力的效果。^⑦我想，正因为潘鹤先生在水彩画创作上的这种才情与丰富内涵，才有了这次专题性的研究与探索，而不是对艺术名家一种一优俱优的简单认可。以此入手，我们不仅可以洞察他艺术创作生命力背后的不少奥秘，同时也是对于他的个案性研究的一种完善。

注释：

① 谭元亨著：《雕塑百年梦——潘鹤传》，华文出版社2000年8月版，第21—22页。

② 根据广东美术馆编：《潘鹤·走进时代的艺术》，辽宁美术出版社1997年9月版中的《潘鹤艺术活动年表》。

③ 同①，第160—162页。

④ 引自李怀宇所做的专访《潘鹤：我是“业余雕塑家”》，类似表述在《潘鹤传》以及不少评论文章中都有涉及。

⑤ 引自谭天：《对“检查”的检查——评潘鹤〈在华南文联文艺整风千人大会上的检查〉》，载《美术学报》1998年第1期《潘鹤艺术研究专辑》。

⑥ 参看李剑晨、张克让、袁振藻：《中国水彩画百年回顾》和蒋振立编著的《中国水彩画图史》。

⑦ 参看黄铁山：《潘鹤水彩速写的启示》，载《美术学报》1998年第1期。

（作者：胡斌，广东美术馆编辑）

记潘鹤先生二三事

头一次接触先生是40年前。

1958年底，雕塑系集体进驻北京，老师和高年级学生为建国十周年首都十大建筑设计雕塑。我们新生在旅馆上课，外出参观学习，观摩老师创作，或是外出写生。印象最深的是潘老师画水彩。

我们出去写生，又是画板又是画架，全副武装。先生外出却不露声色，两手空空胜似闲庭信步，遇到可意的风景，找到适当的位置，只见他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只明信片大小的铁洋烟盒，里面有明信片大小的水彩纸，几支小水彩笔，然后席地而坐，全神贯注地画起来。画这种小水彩，先生一个半小时便能完成一幅，然后身子一转，换个角度又画了起来。小水彩十分漂亮，先生解释说：“这样画水彩，主要是记录印象，每到一地，都能把当地的特色景观记录下来，便于将来回忆。”这在照相机为稀罕物的当时，的确不失为一种极聪明的办法。这次广东美术馆展览会上展出的许多小水彩画，其中就有先生当年在北京画下来的。看到它们，先生作画的神态历历在目，先生论画的侃侃之谈不绝于耳，先生的先见之明令我感叹万分，先生对艺术的执着追求，更是令我敬佩不已。

初识先生时，先生不过30岁出头，风华正茂，但在更加年轻的我们眼里，凡是老师都是“老”的，当然，令我们觉得先生“老”的主要原因是他的作品和名气。

第一次知道先生还有治学严谨的一面并有所领教是在两年以后，大约是1960年，广东决定举办一场反映人民在困难时期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美术展览。我的一件小稿，在系里审定中被选中，先生也觉得想法不错，便据此亲手捏了一个不到8厘米高的小稿，在我放大定稿时，有一处相差几公分。先生看后，一定要我拆掉重做，我心中不以为然，因此极不情愿。先生见状，没有多说，亲自动手修改，他说：“雕塑是永久性艺术，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更要经得起后人的品头论足，做雕塑初始阶段极为关键，对学生来说，严格要求只有百利而无一害。”从此，我在每次创作时都会想起先生的这番话。现在当我回想起这件事，重新咀嚼这至理名言时，更能体会先生的良苦用心。

又是两度寒暑过去了。1962年，我面临毕业，学院为指导我们的毕业创作，将我们带到韶关曲仁煤矿体验生活。因为我来自江西安源，对煤矿并不陌生，经过两个多月的素材收集，我创作了“矿工三部曲”，这一题材在政治上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构思构图有可取之处，毕业创作指导老师潘先生也已认可。但从韶关回到广州后，我突然想放弃“矿工三部曲”，改成创作“青年时代的毛主席”。我对毛泽东青年时代那种“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浪漫主义情怀尤为欣赏，先生得知我的决定后，先是惊讶，听我陈述其理由后，他同意了我的意见。在当时，创作这类题材是要冒风险的，先生当然不会不清楚作为导师该负的责任。为了保证创作成功，先生作了慎重而周密的考虑，并提出了许多非常具体的意见和要求，从形似塑造到尺寸的大小，从神似需要到人物内容的刻划，都一一作了安排，他不仅时时关注创作的进展，同时还将他自己珍藏的许多幅毛泽东多个时期的照片供我参考。创作进行得相当顺利，在院系领导对毕业创作评估时，我的作品得到最高分(有三件雕塑作品得最高分)。然而，意想不到的事终于发生了，在翻制石膏模时，由于工作转盘失重，作品被摔得粉碎，根本无法修复。先生赶来一看，脸都青了，见我懊悔不已，先生说：“事情已经发生了，学院也已经评了分，只是有了成绩没有作品。”我理解先生的意思，并表示重新开始，重塑青年毛泽东。先生对此十分赞赏，我立即动手，整个暑期我哪里也没有去，作品终于又做出来了。先生亲自向《人民日报》、《中国青年》等报纸杂志推荐发表，作品在社会上获得广泛好评，我清楚地知道，先生为这件作品倾注了多少心血。

(作者：朱照林，中国著名雕塑家)

目 录

I	潘鹤“捞过界” 不展雕塑展水彩
II	历史风雷中的心灵叙曲 ——潘鹤的水彩画世界
VI	记潘鹤先生二三事
001	水彩
139	油画
177	水粉
199	速写
245	书法与水墨画
261	常用印章
265	附：少年日记（节选）



PANHE
SHUICAI



水彩

潘鹤老先生少时就热爱水彩画，且喜画小画，小而更小，物件俱全，可坐可站。他的画，是他心态的另一面，不求全。而要注意的是，于潘鹤老先生来说，他一生对油画、中国画、水彩画都钟爱，多有涉及，光线色彩，乃是拿手；大师就是大匠，无可比拟。

——林墉

（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广东画院院长，美协广东分会主席）

潘鹤的雕塑作品更多的是记录历史与时代的强音，他的水彩画创作则着重于忠实自然，表露个人的心迹。在他画面中，我们看到的大多数是自然风光与普通生活的情形，沙滩峰石、乡村渔港、织网捕鱼、耕田插秧、行人市集……

——谭天

（著名艺评家，广州美术学院教授）